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1994年經濟潮流及國際交流的南向政策，使得臺灣的族群更為多元，尤其是臺灣男性與東南亞或大陸女性結婚的現象更為普遍，造成國內家庭結構的改變，新移民家庭的增加。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入出國及移民署2013年5月之統計資料顯示，與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人數總計已達478,903人，其中大陸與港澳配偶有323,339人，占67.5%，外籍配偶有155,564人，占32.5%，而外籍配偶中，婚嫁來臺的東南亞女性則有132,348人。再者，根據教育部（2013）統計，全臺灣國中學生總數自2004年以來減少11萬2,043人，然而新移民子女數卻從2004年的5,504人激增至2012年的4萬1525人，比率從0.58%上升至4.91%。顯示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在現今社會中已占有一定比例，值得我們重視新移民家庭的親子關係以及新臺灣之子的心理社會發展。

Erikson指出，青少年期之發展危機是在進行自我認同過程中所產生之心理危機感，青少年在此時面臨許多抉擇，也會因此產生角色混淆之現象（引自張春興，1996）。而對跨國婚姻下的子女，Kiang與Fuligni（2009）指出，雙族裔的青少年會在父母與同儕間尋求族群探索及族群認同，且族群認同影響著青少年的心理健康。Robert Park亦指出，雙族裔的混血兒徘徊在兩個文化之間，並不完全認同某一標準，也不能完全參與某一團體，這兩個團體有某些衝突的價值或規範，讓他們無所適從而產生心理衝突，影響混血兒的社會適應及身心健康（引自彭懷真譯，1991）。國內研究方面，鄭瓊月（2008）指出，外籍配偶因為異國文化的認知不同，造成在教養子女時，其知識、觀念及態度所形成的不解與會錯意，同時也使外籍配偶子女有文化混淆、文化適應與文化認同的危機與困境，甚至形成不認同母親的國家及不認同母親的情形。馬藹萱、趙佳慧與楊惠萱（2005）觀察20位跨國婚姻之國中子女，比較家庭、學校（包括：學校老師、同儕與學校教材）以及大眾媒體對族群認同之影響，發現家庭，尤其是「父母」，對族群認同建構具有最明顯的影響力。Noller和Callan（1991）認為個體在青少年期，雖然會傾向於追求同儕團體的認同，但家庭仍是影響青少年的主要來源。Buhrmester與Prager（1995）亦指出與父母親的依附關係仍然是青少年重要的情感連結，當遇到壓力時，親子關係所提供的安全感仍然是青少年的避風港（引自黃淑惠，2004）。羅國英（1998）亦認為，父母親在此階段若能成為子女情感支持之來源，將有助於青少年順利渡過青春期。綜上所述，國中時期是青少年認同發展的重要階段，且親子關係對雙族裔子女的族群認同發展為關鍵影響因素。然而，國內針對外籍配偶子女族群認同之研究並不多，且較缺乏以「親子關係」之